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七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兵制篇

下

歷代任將

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為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

則弗用。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勲名盛。則憂其難制。統

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况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于御。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威。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

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然則爲之奈何孫  
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  
凡不御者皆勝也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  
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  
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  
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  
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  
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在將者試之以五  
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

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壇之拜有分  
闡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搯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  
至天者將軍制之搯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  
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  
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賚賞  
異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  
毋以懸憶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  
鞶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懼多言之亂聽也  
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子。上無地于下。無君子。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舉。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

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卽次。將乃就舍。炊者皆成。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

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逸之明也。不知戰  
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  
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  
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  
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男女  
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  
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于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

輕敵。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  
內畏則堅矣。蓋當是時。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  
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  
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  
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  
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  
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于國。非獨有世功。  
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于家庭。功勳闕闕。允孚于  
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

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于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其後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已而入曹公。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魏犇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見視之病。將殺之。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已而軍次于城濮。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旗。祁繇奸命。司馬殺之。以徇諸侯。使茅茂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秦穆公時。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國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于東門之外。攻之不克。圍

之不繼。滅滑而還。晉人邀之。敗于穀。獲百里。孟明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穀之役。晉人既歸。秦帥  
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  
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  
罪？復使爲政。久之。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晉  
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  
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乃率

師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以是知秦穆公  
之爲君。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  
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晉  
悼公時。公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必  
殺。魏絳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  
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  
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跪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奪君禮也寡人有弟  
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嘗以是考昔者鞏  
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亦此晉兵也夫晉豈強于鞍  
而弱于邲哉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鞍之  
役也韓厥戮人郤克分謗郤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振  
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勲勞將郤克先遜繇是范叔歸  
功于荀庚欒書歸功燮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  
若邲之戰則異于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隋武

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欲進至于鄭人如師蕞  
子欲許欒武子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魏錡求  
公族而未得欲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  
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壓之則其敗  
也不亦宜乎然則晉兵非異也將帥之心不一故耳  
師重長子豈不信哉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  
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  
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  
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莊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軍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附馬之左騾以徇三軍繇是士卒畏服三軍用命焉其後臨武君請

問爲將于孫卿對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誠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漢高帝詔達大度知人善任初時以蕭何之言築壇  
拜韓信爲大將一旦付以數十萬之衆不以爲輕陳  
平一見拜爲都尉使之參乘護軍雖受金之請不以  
爲疑嘗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  
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柝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  
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  
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  
參吾無患矣隋何召九江王布至帝方踞床洗足召  
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皆如帝居布又大喜過望及成皐敗帝獨身遁宿  
小修武傳舍時韓信張耳將兵擊趙帝晨馳入趙壁  
耳信尚未起卽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信耳起乃知帝來大驚已信既定齊地使人言于  
帝請爲假王以鎮之帝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  
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  
立之使自爲守帝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  
真王何以假爲卽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  
楚後旣卽帝位封信王楚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入人有告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偽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信謁令武士縛之載後車以歸還洛陽赦信爲淮  
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  
帝嘗從容與韓信論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我禽信  
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  
下禽也六年以陽夏侯陳豨反上自擊之令周昌選  
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

人慚伏旣而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  
上曰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  
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  
皆曰善大抵高帝以爵土爲誘勸而又有所執持之  
以陰奪其豪黠之性如韓信旣破魏威名著矣而卽  
拜張耳爲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  
勲名猶未顯也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豈不  
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  
者誠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

稱王而其權常在。高帝欲其軍，卽奪之。欲其會，卽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縮繇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實，而卒無它憂。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繇其諸將之材，素諳于胸中。旣量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于相仇。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善乎蘇老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

智。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勝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

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譬之養騏驥者，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

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

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  
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  
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  
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  
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  
噲○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  
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  
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  
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

大計矣。後文帝十四年，馮唐爲郎中署長，帝輦過問  
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  
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未  
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  
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  
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帝拊  
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  
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讓唐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僭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爲

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

太守而拜唐爲都尉。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之後，諸較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葦皆從大將軍衛青，屢有功勳。至于三子封侯，青不受賞。謝曰：「諸較之力，夫元戎與列較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爲之寡。迨元狩以後，霍去病如寵衛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驟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和。

故也。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蓋至于此，則事歸于廟堂，而功繫于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豈能以成功哉。東漢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闘，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于授任，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失吾名將。」

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真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得不警。及賈復之于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得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可謂多術矣。馮異平定關中。人有言其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

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虀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畱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

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建武十三年，陳瓘約論漢法軍行逗遛。

畏懦者斬。于是詔邊吏追虜者，或遠或近，量敵進退，不拘以逗遛法。其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縶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夫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

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北于伯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酬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帝嘉納之。蓋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夫。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

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論。懇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至于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稟受成算。而獨于信。則不御知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豈非其善御使然哉。晉武帝時。馮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繇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

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繇○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各○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輶○張○跋○扈○。遂○邁○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之○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繇○而○生○。亂○事○無○繇○而○成○矣○。帝○曰○。然○。元○帝○大○典○。

三○年○。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牧○野○之○戰○。呂○望○伏○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况○今○中○州○羗○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豸○之○族○。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祚○。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而○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

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  
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羊吳淠失禮漢錫  
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  
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與防爲防之術  
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望諮之群公博舉于  
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  
允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  
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元  
魏孝明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

親討以荊州爲先詔辛雄爲行臺左丞在軍上疏曰  
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  
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  
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王深知  
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  
鼓之聲見旂旗之列莫不奮競赴敵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  
亂常凡在戎役敗多勝少跡其所繇不明賞罰故也  
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

無所勸募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宥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又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在于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御杯擢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寇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辨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彭洪爐而燎毛髮哉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李道宗



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常言勸道宗用兵不  
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  
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  
者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初秦叔寶從李密  
後歸王世充見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死姬非撥  
亂主也○至武德四年卽棄世充降唐高祖俾事秦王  
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州破  
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

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  
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走宋金剛于介休拜上柱  
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遇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  
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  
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  
躍馬挺鎗刺于萬衆中莫不如志○時劉武周大破走  
突厥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  
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  
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

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纔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槩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貞觀中。侯君集討高昌。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薄對。中書侍郎岑文

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鉞。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士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甚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愚故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繇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論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貴與

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睹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

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志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者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

誠不免于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拔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

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勲庸竭。府庫畱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厘。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且賞旣不用。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蓋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勲所繇。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

令吏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險。臣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過在于慈父故也。玄宗開元二十八年。特進蓋嘉運破突騎馳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遊。未赴屯。裴耀卿言于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決在一時。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

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于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請部卒無功還。德宗時。陸贄疏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繇于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于舟車徵卒。殆窮于閩濮。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芾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以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于前功，難易百倍。天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守；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

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勞心于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于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輕重，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

于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于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武俊朱滔受其誘陷。遂爲猖狂。然衆情不附。內外防虞。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况此郡兇徒互相刦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于傷殘。果于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

所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明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于將相。財屈于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于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于守禦。不足。若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



李芑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于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請益師。于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

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于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于曩日。王師有溢于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畱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畱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

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出○幸○奉○天○李○懷○光○以○千○里○赴○  
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明○年○帝○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乃○移○屯○  
陸○贄○上○狀○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  
進○抑○有○他○繇○所○患○大○強○不○資○旁○助○比○者○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  
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

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  
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  
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  
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  
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  
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  
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  
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  
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相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勲績理盡于此唯陛下圖之興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泚謂陸贄曰晟瑊將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

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繇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  
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  
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繇傳聞與  
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  
情奸令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  
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  
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  
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爲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  
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

業○繇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循  
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  
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  
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  
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  
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贊又論儲糧䟽有曰○陛下  
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

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  
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  
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  
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  
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  
兵發救、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  
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生蕃  
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

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  
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  
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故  
曰措置乖方、此之謂也。初帝出幸奉天、張延賞以西  
川節度使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帝還詔  
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  
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  
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  
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

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于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大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

蕃背約，劫渾瑊將較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二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戍兵，不肯行。繇是功臣解體。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中國陛下恐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乎穆宗長慶二年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弓高  
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  
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納  
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臣  
聞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  
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  
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繇節將  
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

得罪旣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  
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  
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  
舊職四面壓陳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  
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欵如此則夾攻以分其  
力招諭以動其心必內自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  
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  
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  
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

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繇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告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將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軍百端歛率不惟用度交闕卽人心于是無聊自古安危皆繫于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武宗會昌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

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之自禦圍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嘗試論之漢定天下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較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



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瀕  
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  
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  
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  
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  
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  
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  
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誠天機平康之道也至于  
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勲臣行則

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  
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于恢拓當  
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銳卒  
殲于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  
兵排乎函谷矣繇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  
朝降暮叛更相禽獵或自募逐生民焦灼勦絕耗斃  
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于輔國軍容自乎朝恩  
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于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  
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

井賈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諂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于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質。質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損。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陟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且東山之征。以冠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于諸將之列。武宣之後。轉軍爲執政之官。畱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參則理筮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

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右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較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胄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利。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武。以引強爲材。羸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

宋初諸將奮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販繒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繇御之得其道也初太祖嘗以李漢超爲關西兵馬都監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夫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物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不足于

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繇是益修政理齊州吏民愛之郭進爲山西巡檢使進威令嚴肅常有軍較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卽踊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卽從之乾德二年冬王師征蜀京師大雪帝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

處卽解裘帽遣使馳驛賚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及全斌拜賜感泣五年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畱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鄉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開寶七年遣曹彬伐江南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

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焉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嘗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

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官之數極于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當是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爲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日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于仇讐

取姚內斌于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山西嘗有軍較訟其不法上日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捽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卽詔漢超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

巡簡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  
郭進在山西每遣戍卒諭之曰汝等謹奉教我猶赦  
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  
軋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  
業之自伐然彥昇之守原州繼業之守虛州皆邊境  
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隸州二  
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  
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  
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

惠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  
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  
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  
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守隸川以防北虜郭進控山西武守琪  
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  
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  
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  
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其所過

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繇是邊臣富貴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太○宗○大○平○興○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師○上○曰○將○師○材○畧○固○不○求○其○備○但○量

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舛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時上官正爲西川招安使代王繼恩正木彊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訴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姪直而失于謙和每謗書至朕須力與明辦然衆怨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于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爲念。斯盡善矣。正上表謝真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畧。錢若水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

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祿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攝于四海矣。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



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  
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  
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  
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  
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晦○在○通○遠○軍○  
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簡○之○名○不○加○行○營○部○署○  
之○號○卒○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  
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  
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

十○七○年○中○北○邊○西○藩○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  
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  
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簡○之○名○俾○遞○相○救○  
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  
罷○警○矣○咸○平○二○年○右○正○言○孫○何○疏○曰○將○者○人○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闡○  
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  
趙○衰○舉○郤○穀○于○晉○侯○曰○興○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  
苴○于○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歷○代○將○帥○多○出○儒○

者○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祐○杜○預○東○  
晉○有○祖○逖○謝○玄○符○堅○則○有○王○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  
有○謝○艾○隋○則○有○高○顯○至○于○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  
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  
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  
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爲○治○  
文○武○之○柄○始○離○爲○二○文○者○專○治○筆○硯○耻○言○軍○旅○之○事○  
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  
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強○項○之○羌○偶○未○成○擒○病○

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  
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  
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爲○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  
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群○較○或○逗○遛○而○  
玩○寇○或○險○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  
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太○行○臺○今○之○都○部○置○昔○  
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  
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  
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

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于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闡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陳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爲之。仍令稟其節度。與夫列較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慶曆

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曰。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于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于夷狄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

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才。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于軍中。臣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服其

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貫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  
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  
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  
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情○無○用○之○卒○而○遽○遷○以○補○至○  
于○較○師○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  
果○可○施○行○俟○成○一○軍○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  
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  
其○力○不○令○驕○情○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  
冗○費○得○精○兵○比○之○爲○利○又○遠○矣○蘇○軾○策○畧○曰○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  
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  
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  
有○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  
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  
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  
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  
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天○下○幾○至○  
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

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異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哉。秦少游策曰：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

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鷲，而蜀師劔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鎚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

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己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

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

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徽宗時許翰疏曰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于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克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竒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于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



功大則賞亦宜厚

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  
 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  
 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  
 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  
 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達○爲○帥○  
 大○破○賊○兵○于○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猶○以○  
 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  
 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  
 者○西○師○羗○戎○震○懾○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

而○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高○宗○  
 時○學○士○汪○藻○上○疏○曰○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而○馭○  
 將○之○說○有○三○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  
 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  
 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  
 王○爲○之○不○敢○當○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  
 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  
 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  
 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

歷代任將

五十六

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術詭譎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于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寘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王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參議其間，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然則利于公而不利

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以爲當律以朝廷之儀，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孝宗時辛棄疾上美芹十論，其一有曰：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蓋人莫不重死，惟有致其勇，則情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七  
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闔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遠巡自愛。而畱賊以固位乎。向

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彼為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驎。御小

才者如養鷹犬。然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  
數艦。而遽以節。越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  
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子。謂徐以  
予之。且欲使之常。疊疊然。有欣慕未足之意。以要其  
後效。而戒論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為禮。  
彼被介冑者。知爵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貴賤之  
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  
謂貴爵而激其所慕者也。又楊萬里疏曰。臣聞聖人  
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為用。長

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  
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  
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高者。趨文  
科。以售其身。下者。伏于農商。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  
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賊。一旦邊事動。而無將。則茫  
茫然以求之。而天下莫之趨。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  
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  
矣。于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于  
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于朝。頌聲被于野。太平之美。

古今治平略  
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子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徒。如是而爲鼓鐸鐳。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下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後至者何至于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

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于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日汝不逢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受經于學較。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慚矣。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于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怒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

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  
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于○茫○茫○然○以○求○之○哉  
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  
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任○相○似○而○大○不○同  
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  
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  
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  
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  
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爲○宿○將○者○功○業

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  
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  
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有○事○使○之  
舍○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  
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  
曰○將○不○厭○新○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  
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  
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  
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

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

樂于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何大復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



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

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羸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子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

故以十人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  
故于八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  
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  
日闡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馘  
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  
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  
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  
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

而伐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  
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  
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  
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  
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  
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  
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  
盡忠

歷代國朝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馬  
輿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司  
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井田以戎馬定賦則知馬  
政之關於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國馬以行軍而公馬  
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  
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登其六畜車輦國有戎政  
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之  
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較人掌其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路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  
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  
駕田路駕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蓋五良一駑具  
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  
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乃其頒良馬而養乘之也  
一寄之于人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  
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較較  
有左右蓋馬不乘習將驕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屈不  
備知馬性而閑其物力雖欲養乘無繇也自乘至廐

積之爲馬二百一十有六匹爲車五十乘是爲卒于  
易乾爲馬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也至六廐成較  
爲千二百九十六疋車二百二十乘有奇分左右較  
主之則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通左右較良馬一  
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  
三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通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卽民爲兵故軍馬出于  
民而較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爲公馬備十有二閑  
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止田。駑所以辨降殺爲國防也。而凡馬特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駟。祈蕃息。孟春焚牧。中春通滯而執駒。夏祭先牧。祈克肥。而攻特。秋祭馬社。而臧僕。冬祭馬步。祈康吉。而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趣馬。則贊較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之居治。二月後在牧。而有房。八月後在廄。而有閑。趣馬辨之。閏師春釁廄。卻溫疫。夏治房。而蔭之。冬馬肥。

獻馬。于是有巫馬。以養其疾病。相而醫藥之。牧師掌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時秣飼。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駢馬。二歲攻使無蹄齧。曰攻駒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耳。串習之。其惡馬。綱之。繫維狎其性。而用之。及行。則以任輕重。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成周之重養馬。如此。其詳也。其王馬時。不足于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平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

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不更諸周  
至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  
城其後有非子者居猷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  
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爲附庸邑  
之秦宣王中典內修外攘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  
械器以田車攻馬同賦焉迨周既東秦襄公以王命  
兼有岐雍之地而車鄰鐵駟小戎之詩作並矜其白  
顛四牡騏驎駟驪之盛以能勇公戰而力拜兼秦用  
盛強春秋時衛爲狄滅文公躬儉勤造邦務財訓農

馬用蕃息詩人美之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  
千魯僖遵伯禽之法愛民務農牧于坰野馬以駟駟  
蓋有驕有皇有驪有黃有騅駉駉駉有驪駟駟有驪駟駟有  
駟駟驪魚而車以彭彭仉仉繹繹祛祛也史克頌之  
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心塞淵思無邪本于心之幾  
微而騷牝從焉馬臧焉財焉作焉徂焉可繹思也夫  
晉惠公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惟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墳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潯而止秦獲晉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于武侯武侯問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刺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無勞馬命力常有餘以備敵覆故

馬軍制慎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爲官其屬有六之未央家馬二令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橐泉緡駮承華五監長丞馬廐皆萬匹而馬養于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于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于是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而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之。蓋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二萬乘逆之。縣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大憤之。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命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帝默然罷。而峻匿馬者罪。有以列侯匿馬坐腰斬者。當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騾駝。負載玉門關。至輪臺之詔。始修馬。又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亦晚矣。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廐。令一人。後置駿令廐。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駝。揚子阿具表言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



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泉氏口齒喻氏唇髦丁氏身中備一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焉唐興當周隋之亂種馬乏得突厥馬二千鳩括殘騎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曰飛黃曰吉良曰龍媒曰騶駼曰馱馱曰天花總十有二閑爲二廄曰祥麟曰鳳苑繫飼之其後又置飛龍廄于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頗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焉凡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

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凡大  
師發牧馬先強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膚第印記主  
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  
初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專其事詔州縣言  
曩以馬定里遞軍旅之復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  
郵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貴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  
于職其始官時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  
帝東封毛仲以馬從辨物色爲群望之如雲錦天子  
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款塞玄宗厚撫

之歲許以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  
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  
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  
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  
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  
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自是邊無重  
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  
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親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  
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

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廐馬。始備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國馬乃益多。始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牧龍坊。牧養之。景德中改爲監。立牧監賞罰。命其收市戎馬。戎馬至總數十百匹爲一券。馬給錢千。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于諸監。曰券馬。其邊州置塲。市蕃漢馬。團綱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後言者

謂戎人得錢銷爲兵。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初歲市馬僅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餘匹。原渭德順秦亦稱是。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議者以制敵之道。兵騎爲急。欲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故也。且戎人畜牧。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故馬以蕃滋。其市之中國。則繫之維之。以枯橐飼之。離折牝牡。失其生性。馬甫至而玄黃虺隤。久益減耗。固其理也。古田

賦出馬漢唐之盛馬阡陌成群皆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克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命黷灰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乃在其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俟納馬而止則貸不闕出于國而馬庶有滋帝曰善非久以費廣而罷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

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克邊匿者罪淳化景德間收地自畿甸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尚可得復

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命，自市府界馬，馬母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追胥外乘

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咸賦之于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歛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馬可得蕃乎？馬不蕃

息後將何繼乎。請下中書樞密院較利害博議。上持不聽。竟廢監牧。而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務。請廣增淤田之課。嚴侵冒之科。雖利入稍繁。而馬始闕矣。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給錢布。歲止免輸藁百五十束。民滋失利。又廢監初。愚民利一時得請地。而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爲錢。已而皆不酬。多逋欠。而群牧督運司者。日爲峻嚴。卽水旱不蠲。民愈益病。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

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于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元祐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乏。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廢民間雜養。僅以充役官

吏便文苟以塞責宜申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命以禦虜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于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蓋宋初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強壯濶大可備戰

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可服乘守貳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較竊其芻粟道斃相望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欲無厭愈肆邀索

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後，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副皆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若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旣爲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繇是馬綱之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疋，有奇。凡綱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均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如

其請，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米解之舟，尤被其毒，况水路馬數較陸行存亡相若，而于糴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船日下廢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大槩馬政有三，牧之于官，一也；蓄之于民，二也；市之于戎狄，三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爲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算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尤重，蓋官之馬多則不專責于民，中國之馬多則不



專倚于戎狄。專責于民。則民受其害。專倚于戎狄。則戎狄享其利。累朝于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部轄有方。秣飼以時。騰駒游牝。順其物性。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領以大臣。乾德六年。三幸飛龍院。察其孳。耗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則其視之也亦不輕。而畜牧孳息。自足國用。故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

下。所以必于是。拳拳歎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于編戶。坊監廐庫棚房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馬之職置矣。吁。市馬于戎。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爲也。不然。戶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豈無說哉。初。時博易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爲戎利。戎人得茶。不能

以爲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靳。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則始行李杻。蒲宗閔分主之。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爲見。或至誤事歟。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官屬自辟。謹所擇也。官吏可劾。伸其威也。仲秋爲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地也。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吁。何其利之

博哉。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于紹興之四年。咸茂之場。置于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于紹興之七年。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咸足其用。然後知此制之有益于軍。無損于國之爲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步。田公况亦嘗請步而減騎。吾用中國所長而已。何以馬爲。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多無益也。

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或萬駒。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駒。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也。國初設太僕寺于滁洲。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

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命。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藉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肥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

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稜出之以佐牧人市  
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而馬金則有災蠲無恩蠲  
卽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焉行僕卿職掌于僕  
卿不異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主印  
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  
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于幾甸放牧歲春末夏  
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命生營官一人領下場  
放牧九月終回營時遣科道官點閱之視馬倒死  
軍逃亡者則指實覈奏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

七千疋下苑四千疋不及則出帑金及茶與諸番易  
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其法上馬茶  
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發馬萬  
四千餘匹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  
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上念其不均命江  
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命太  
僕江南北各存游牝萬匹爲孳生種馬餘悉發草地  
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之會言者謂  
大寧會州山河三衛所屬驛馬皆屯軍牧養軍貧者

衣食且不給。何有于馬。以故歲捐瘠者多。宜命官覈貧者歸營屯。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從之。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乏人。請命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四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根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俾責償焉。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上諭兵部言。朔方馬本土宜。亦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閒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命教民畜牧孳息焉。會六師歲出擊胡。責歲納駒。急軍民

至有鬻子女莫能存者。仁宗聞大痛之。命官

爲贖還。且寬責駒之命。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益

蕃散之。衛伍操用。餘千群。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

集。請員給馬一匹。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

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

以禮徵賢者。投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

云。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

賤官貴馬矣。上曰。慶幾誤朕。少選。卽批罷。居兩日。

未下。士奇復請。曰。日。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

輟何也。此命行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朕偶忘之行，批矣。無何，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慶等已噴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使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于是止散馬之命。士奇頓首曰：昔人言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曰：

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

屢下命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

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其償馬，何痛如之。

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厚焉。

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

承平旣久，馬漸爲民困，而丘文莊濬論比人苦民馬

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

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

朝修飾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散之民。卽宋人戶馬之命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方。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徃古之盛矣。乃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躐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質妻易子。

以償馬。逋直者矣。且馬散于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次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穢汚。馬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已。嗣歲又復俵。生者歲表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况徐淮而南。馬薄脊而脆蹄。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轉輸之費。未論也。于是斂民馬之直。以賈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姓

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憊。况望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固不如不乘之愈也。久之。詔覈霸州草場。太僕卿儲璫言。陛下興修馬政。從群議。雖仁壽宮皇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團營放牧。誠顧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時。見工部遣官踏勘。曩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漲。葦箔族生。放收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

一時之權利。而可矣。今既漂廢。又復查理。是重稅之也。夫葦箔等用。較之放牧。孰急。况草場設自永樂初。葦箔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卽草場之地也。又况渾河改徙。不生葦箔。寧復有可征之稅哉。幸上除豁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頃畝有侵占者。聽舉首。以杜弊源。仍申奏討之禁。弘治中。兵尚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郊坰冬春支料喂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



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未一二月，卽往西山中，四散趨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可給。宜清查便軍，於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墾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候買馬爲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各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奏黜卿寺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卿。絃轍大更，于是六苑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頃。

有奇。清勾撥補召募，改編養馬軍二千三百，各有奇。給買茶易孳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衙門倉廩馬廄室宇四千一百餘所。其西寧洮河三衛茶馬法久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疋，而邊馬不足。邊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貳錢伍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

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上苑廣寧爲中苑清平爲小苑大都通六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收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邊之用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而風土異宜孳牧難遂養馬軍患之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直而馬串習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依給甚夥而邊以大紆一清懼後無專官復圯也 正德初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

于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荷蒙 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劣猥當任使隨 命兼理茶法廢墜既久事難更新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粗皆就緒則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于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切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馬所易良駑莫究操騎所給登耗莫聞本未始終蒞不

相攝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卽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本爲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毋與庶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實始此。嘉靖中，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命民買補。民困甚，其議措處以聞。列聖恩厚下

如此。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于幾甸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爲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序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弊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奉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隨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矧。今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

癘之虞。露宿則有蟲蚋之苦。人困馬病。是徒狗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胡以待之。乞勅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近便牧。放月給半料。其可無下場。而巡撫蘇松等處翁大立條江南養種馬之害。言我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又官收地。

租。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寄養江南府屬。甚夥。而民困漸極。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邇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出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馬害。一馬頭中。另編群長。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歲歛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收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甲。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十兩。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寺備用馬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

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况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  
色而望雲錦之成群人齧草根而欲芻秣常給何可  
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群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  
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賠償銀十有二萬餘兩  
又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錢薪馬費數百兩種馬一  
匹做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  
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  
也爲利已不訾矣且沿海護塘之外皆鐵板沙塗馬  
可馳驟今選種馬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參遊把

總等領之則倭奴之犀槍利刃不足當國之輕騎蹀  
足裸形不足當國之勁鏃有舟師截之海又有騎士  
拒之邊地利旣得長技在我併以蘇松糧長所辦馬  
給之有餘以供走遞于爲利豈有量哉于是都御史  
王廷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匹存操者自四月至  
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  
操後至三月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  
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  
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

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于官，固非已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稱殷實，然且難之。况實貧難自給不暇，而暇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飢而死，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祖宗來諸司例變者亦多矣。卽如下場之馬，弘治前尚隨場放牧。今草場半爲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干郊矣。獨牧馬之資，猶執下場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解

俵，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草料，而必致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蓋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場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數十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場馬，通融放給，而舉草場租銀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且也。馬之給領，非必軍之殷實者也。軍殷實者，通賄自免，而領馬養者，類責之貧軍。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

餘關支折色僅給口實而馬飢矣馬苦且飢而啖之  
酒精氣烈味惡不作臆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  
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審實其力以領  
馬而擇其馬無臆者會飼驗視之國家于馬政日  
孳牧日解俵日給兌補負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  
未盡耗失之料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  
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主  
兵衆裨役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菽  
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入兵

手孰不妄用有傾囊索易芻菽食馬者乎商賈利析  
秋毫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質質者乎何慮及馬  
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  
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  
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  
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爲役也瘟疫斃者  
駟厄汗喘斃者馳疾癰疥斃者樞穢而羸瘠斃者失  
秣也皆冥其故而莫省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  
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

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路也。此耗失之料不明也。夫古司馬法，甸出長轂，鄉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時稽之而已。其養于民者，官無所與也。至較人牧圉之所養，教乘攻執，差擇以至於閑房牧地，皆官自計度，未嘗關諸民。國家苑馬之設，固養于官之遺意，而于兩直隸、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畀之，終已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其弊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盡撫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

冀代最產馬。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牧監之盛，固可坐而致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



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家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爲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租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

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又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于欺隱。不肯以駒爲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安

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用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今舉冀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問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

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芻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身保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豈淺淺哉。雖然。兩京太僕寺。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馬之處也。源也。尤邊列鎮。與紫荆居庸山海鴈門偏頭寧武

諸關諸兩京營場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深流遠。世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椿之協相。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巡清歲季之督課。至私顧質。載負必實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陵遲盡矣。緣邊牧地乾没于風沙。占没于豪右。虜入無時。卽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場。十月給芻。皆不可行。兼騎卒貧窘。率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往利馬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踣斃相控。矧乎西北東南之殊風水土。藁枯之異致。皆弗暇論也。本兵用人。

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貫也。至馬顧可漫然已哉。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財。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言生財。至如馬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晦朔之所能攻。閑壯長也。原之弗濬。流之無節。斯何異竭溝塗澮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慮官府抑配。與其俵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從而湮塞之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獨在古。故夫重岡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仕而綜覈其成。殿最之要。誠在所懸。

哉

歷代國朝車戰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  
 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  
 車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戎車旣  
 駕而服獵狝則車戰其所繇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  
 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  
 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  
 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易戰之  
 法一車當步卒八十八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

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  
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  
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爲列前後相去四十  
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  
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  
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  
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  
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穀八石弩射  
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  
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  
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  
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  
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  
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深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  
止道路漬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  
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至其巾車掌五戎之正則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而車僕掌五戎之副則有戎路之萃及廣車闕車萃車輕車各以其萃蓋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所爲不可敗之道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荆蠻魯僖以戎車孔博服淮夷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韞韞鞅鞞邲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出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

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  
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  
行人于吳繇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  
惟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  
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因請爲三覆以待之卒殪  
戎師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  
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謂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  
乘爲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

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而後車  
戰漸廢蓋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  
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  
所託兵械衣裘有所資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車之利大矣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  
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大槩  
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

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且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犛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于勅敵之人

初不迫于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慄疾遂至舍車而用徒然彼長于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繇軍于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之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藉至東城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李陵對單于亦以大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樓橈置于塞上以拒匈奴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陣孔明尤善于營車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陜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

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劉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賁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稍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中軍所向披

靡敵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大  
眼却走而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  
將之與突厥戰也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  
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駐  
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  
嘗用車矣高宗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得溫  
反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險乃詐爲糧車三  
百乘伏壯士五輩賫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  
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  
糧草無敢近者後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後  
狻而後馬燧亦爲後狻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  
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又嘗  
用車矣獨房瑄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瑄效春  
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  
牛悉解粟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  
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  
者車冑以革而瑄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

以馴而瑄用牛焉。幾何而牛不憚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瑄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夫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驟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于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尚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爲多。而有輪有輻以爲之行。有箱有較以爲之安。有軸有轂以爲之利。有矛有芟以爲之建。有旗有旄以爲之識。而其詩曰。

小戎。伐收五檠。梁輈四牡。騤騤旗旒。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于乘馳。便于射御。未嘗有鞮而銜。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于上。輿載于下。轅承于載。馬順夫轅。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驟服之漸習也。房瑄不習而遽用。能無敗哉。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虞况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剽而無蔽護哉夫  
人之被甲鎧所以蔽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  
甲鎧也且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  
而士卒顧可使肌肉居外鱗介反在內乎則戰之用  
車亦一陳之鱗介也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  
接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  
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故可以行  
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  
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

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仁宗至和二  
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  
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  
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  
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  
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  
初亦嘗用車也及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  
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  
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載于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

古今治平畧 卷八 車戰  
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  
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  
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藉○車○之○令○徽○宗○  
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  
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  
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卽○日○散○行○郡○縣○掠○  
民○緡○錢○矣○至○崇○寧○三○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  
許○念○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  
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時○熙○河○轉

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蹇駐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于戎馬之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猶有不能爲用者而况于車乎聞此議出于許彥圭許彥圭因姚麟上其說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不知彥圭輕

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于陳  
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于峻坂溝  
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  
來者牽輓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且終日而  
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于道路未造則有配買  
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于運致然則其爲諸  
路之患其費不知幾千萬矣乞罷造以寬民力其後  
彥圭卒得罪觀此則後世之不利于車蓋有繇矣高  
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

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  
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鉄裙以衛人足旁  
施鉄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  
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  
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  
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  
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驟絙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  
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

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斜是也蓋自渡江後東南沮如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雖然中興之初但爲守計雖不習車可也至其後漸欲進取則不習車不可是必當日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至則歛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況之言行載甲兵止爲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噫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獾狃之襄易事也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夷狄之不攘

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爲獸面目牌垂羶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拔陣追襲則少却入陣間稍憇進退俱利何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明興戰勝

攻取威震殊俗至正統己巳之變邊圉孔亟李賢  
上言虜之所以取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  
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  
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  
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  
中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夫車製  
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五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

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  
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  
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賓  
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柞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  
爲方陣止則爲方營已命工製造事成竟以登高  
涉險不便遂已十九年總督宣大余子俊言曰自古  
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  
非車不可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



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賫。若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徒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法也。復具圖本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

教士卒。然初試之日。士卒困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而丘文莊著大學衍義。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制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亦非一二日可具。且人不皆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陣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枘枘者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夫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爲戰車。一可以戰。

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治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柵挑塹之擾。言之詳以備矣。後潞安兵副陳大綱。踵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制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甲。

卽遇險阻。兩人可昇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備禦之長技也。蓋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持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斫其營。或擾奪其馬。何便以火器車直擣其輜。

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大畧胡虜鉄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其所衝破。往往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恒在彼。故常變客而爲主。當此之際。使有車爲拒。兼以長短兵夾輔之。則虜馬豈能近。又或驅車以衝之。雖虜馬將退走。寧至受其奔突。一敗塗地哉。故近日戚將軍繼光。創立車營。而汪公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机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

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身銳長刀。藤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爲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四、...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八、...  
一百一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終

